



2018年的第一期“全民阅读”，我们从两场钱报读书会开始。

1月4日晚7:00，郝景芳携新书《人之彼岸》，亮相晓风书屋，开启2018年第一场钱报读书会。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，人工高智给予的挑战，郝景芳有她自己的回答；

1月5日晚7:30，梁鸿在宝石山腰的纯真年代与读者分享她的新书《梁光正的光》，一个身着白衬衫的农民，一个对道德准则坚定不移，却因为这些在生活中显得“离经叛道”的父辈，究竟给予我们一束怎样的光？梁鸿以女性的笔触写出了她的“梁光正”。

参与到这两场钱报读书会的读者，都可以感受到“温暖”是这两场聚会的关键词。

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，钱报读书会在杭州举办了近40场——在各大书店、书吧、大学、中学遍地开花，众多名家纷纷亮相钱报读书会：毕飞宇、李敬泽、路内、熊培云、徐则臣、付秀莹、卢新华、韩松落、鲁敏、周晓枫、唐颖、海飞、蒋胜男、张莉、张翎……

2018年，钱报读书会有了新的计划，它的脚步将会迈出杭州，走向全浙江省。

1月4日,19:00 晓风书屋 她的书:《人之彼岸》

冷雨夜,郝景芳说:我想去做

人工智能时代,更需要现实主义观察

本报记者 陈淡宁

1月4日晚是个冷雨夜,但要来看郝景芳的读者热度不减。

在晓风书屋的这场读书会,主持人是杭州师范大学教授、文学评论家夏烈,他用“种子复杂、基因奥妙”来形容郝景芳的成长背景。

郝景芳是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,2002年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,2013年获得了清华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现在,她有一份经济研究员的工作,同时又在写作。让她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,只是她写作的一小部分,她也写纯文学与文化散文,她甚至还会写一些与育儿相关心理学或脑科学的普及文章,发在她自己的一个叫做“晴妈说”微信公众号上。

郝景芳的《人之彼岸》总共收录了六个科幻短篇与两篇科普文章,主要聚焦时下大热的人工智能话题。

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?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吗?人类应该怎么做呢?

这一直热门的问题,郝景芳有自己的回答。

她说,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。因为,现在的人工智能,做不到跨领域学习,如果你教阿尔法狗下象棋,那么引发的“记忆灾难”会让它忘记如何下围棋。但人却不会因为学会说话就忘记了如何走路;其次人工智能无法理解常识和他人,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只有无限的“01010101……”,却没有真实的三维交流,即便它看几千万张图片,可以分辨出人们脸上的表情,但它依然无法理解和感受。

当然,郝景芳也认为,人工智能的出现,对于人们的学习方式和知识结构带来了挑战,在未来,人们的学习应着重在两个方面:一是综合理解力,包括宽广的知识基础以及大局观地认识世界;另一个就是创造性思维,包含独立思考精神、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。

读书会的现场,互动热烈,但是读书会之后,郝景芳又和记者聊了些什么?不妨看看以下专访。

郝景芳:我一天的时间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吧。早晨5点到7点我用来写作。7点半就要出门上班,我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工作朝九晚五。剩下的时间就投入在去年启动的教育项目“童行计划”上了——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共享教育,把优质的教育内容带给所有孩子,包括贫困地区的孩子们;这个计划也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创新,希望给孩子带来好的通识教育和创造力教育,让每个孩子准备好面向未来。

钱报:繁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应酬变得比以前多了?你是善于应酬的人吗?

郝景芳:项目启动以后,应酬是工作挺重要的一部分,它会给项目带来更多的资源。我觉得自己还算是善于此道。

但一个人善于做什么与喜欢做什么往往未必一致。如果可以选,我想我宁可在屋里看书或者写作。一般像这样的外出,我都会带着书。这次出来的时间比较长,所以我带了5本书,有《英国崛起之谜》、《赋税与国运兴衰》等等,都是社科类的。有时也会带一些小说,不过最近感觉需要给自己充充电。还有像今天这样的活动,回去后我想我就会动笔写点什么的。一般周末我都尽量不安排工作,周末是用来陪小朋友的。

钱报:所以从你的时间分配来看,你并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一位专职的写作者?

郝景芳:我不会把写作作为唯一的身份。其实许多作家也都不是固定身份的,在那些外交官、医生中都有人在从事写作。从这些不同中学习感受世界是很有意思的。

我并不赞同人们在遇到自己感到棘手或者陌生的知识的时候,把它当做“墙”或者“坑”选择绕过去。因为一旦如此,你的路就会越走越狭窄。

如果不抗拒它们,而去尝试、了解和掌握,即便不那么擅长,但你的世界依旧是宽广的。

即使未来不怎么美好也要向好的方向努力

钱报:所以你的学科背景才很复杂,而你的写作也并没有局限在科幻,也是这个原因吗?

郝景芳:其实,接下来我还有两部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计划,一个长篇和一个短篇。刚才有读者提到说,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让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失去意义,但我恰恰认为现实主义作品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的时代有太多值得书写,太多值得记录的事在发生了。

现实主义作品的写作与科幻有很大的不同。在写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时,我总是在寻



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去观察,通过一些敏锐而独特的方式去塑造。而科幻写作时,脑子里总是想着去颠覆一些东西,让它与现实变得不一样。这不是纯粹的为颠覆而颠覆,在我看来,这些改变最终是想要抵达的是对现实的启发。

钱报:你很乐观地在看待人工智能与未来,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吗?

郝景芳:如果说是对未来的态度,在写作时也许我会比较悲观一些。但在行动上我又会往积极的方向走。这种性格大概是在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慢慢形成的。即使从长期来看未来并不美好,但在今天,我也依然想往好的方向去努力,即便杯水车薪,我也还是想去做些什么。这是一种个人选择。当然,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选择。

钱报:听说不少影视公司来找你开发内容?

郝景芳:是的,像《人之彼岸》里的《人之岛》就是先与影视公司签约后再动笔的。事实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第二版,我增加了一些戏剧冲突和内容。不过就算改动过,我也知道这个情节密度对影视来说可能还不够,因此我也还在尝试,如何去取得一个平衡。

虽然来找的影视公司不少,但我不一定有时间去写。但不我介意聊一聊,如果对方提出的意向与想法是我感兴趣的题材,我还是会去写。但假如有诸多限制,甚至要我给代笔作品署名的话,我是会拒绝的。这些算是我在写作方面的一些坚持吧。



扫码下载钱江晚报浙江24小时APP

绕过陌生的知识人生会越走越窄

钱报:你最希望人工智能做些什么呢?

郝景芳:做我的助手呀,我日程排得很乱呢(笑)。

整理日程真是一件繁琐又很花时间的。就算手机里日程记得密密麻麻,但行程稍不注意就重叠了。所以,我就特别希望完善的人工智能自动帮我管理和提醒,最好在我出门之前还能把要带的东西都检查一遍。以现在的技术,在日程管理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,相信很快就可以实现了。

钱报:你的一天是怎么分配的呢?